全唐文/卷0581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全唐文
作者：柳宗元

这是一个自动生成的页面，需要人工复查。复查后，请移除此模板。

零陵三亭記

邑之有觀遊，或者以為非政，是大不然。夫氣憤則慮亂，視壅則志滯。君子必有遊息之物，高明之具，使之情寧平夷，恒若有餘，然後理達而事成。

零陵縣東有山麓，泉出石中，沮洳汙塗，羣畜食焉，牆藩以蔽之，為縣者積數十人，莫知發視。河東薛存義，以吏能聞荊楚間，潭部舉之，假湘源令。會零陵政厖賦擾，民訟於牧，推能濟弊，來蒞茲邑。遁逃復還，愁痛笑歌，逋租匿役，期月辨理。宿蠹藏奸，披露首服。民既卒稅，相與歡歸道途，迎賀里閭。門不施胥交之席，耳不聞鼛鼓之音。雞豚糗醑，得及宗族。州牧尚焉，旁邑仿焉。然而未嘗以劇自撓，山水鳥魚之樂，淡然自若也。乃發牆藩，驅羣畜，決疏沮洳，搜剔山麓，萬石如林，積拗為池。爰有嘉木美卉，垂水嘉峰，瓏玲蕭條，清風自生，翠煙自留，不植而遂。魚樂廣閑，鳥慕靜深，別孕巢穴，沉浮嘯萃，不蕃而富。伐木墜江，流於邑門；陶土以埴，亦在署側；人無勞力，工得以利。乃作三亭，陡降晦明，高者冠山巔，下者俯清池。更衣膳饗，列置備具，賓以燕好，旅以館舍。高明遊息之道，具於是邑，由薛為首。

在昔裨湛謀野而獲，宓子彈琴而理。亂慮滯志，無所容入。則夫觀遊者，果為政之具歟？薛之志，其果出於是歟？及其弊也，則以玩替政，以荒去理。使繼是者咸有薛之志，則邑民之福，其可既乎？予愛其始而欲久其道，乃撰其事以書於石。薛拜子曰：「吾志也。」遂刻之。

連山郡復乳穴記

石鍾乳，餌之最良者也。楚越之山多產焉，於連於韶者，獨名於世。連之人告盡焉者五載矣，以貢，則買諸他部。今刺史崔公至，逾月，穴人來以乳復告。邦人悅是祥也，雜然謠曰：「甿之熙熙，崔公之來。公化所徹，土石蒙烈。以為不信，起視乳穴。」穴人笑之曰：「是惡知所謂祥也？向吾以刺史之貪戾嗜利，徒吾役而不吾貨也，吾是以病而結焉。今吾刺史令明而誌潔，先賴而後力，欺誣屏息，信順休治，吾以是誠告焉。且夫乳穴必在深山窮林，冰雪之所儲，豺虎之所廬。由而入者，觸昏霧，扞龍蛇，束火以知其物，縻繩以誌其返。其勤若是，出又不得吾直，吾用是安得不以盡告？今令人〈（一本無「令人」二字）〉而乃誠，吾告故也。何祥之為！」吾聞之曰：「謠者之祥也，乃其所謂怪者也；笑者之非祥也，乃其所謂真祥者也。君子之祥也，以政不以怪，誠乎物而信平道，人樂用命，熙熙然以效其有。斯其為政也，而獨非祥也歟！」

道州毀鼻亭神記

鼻亭神，象祠也。不知何自始立，因而勿除，完而恒新，相傳且千歲。

元和九年，河東薛公由刑部郎中刺道州，除穢革邪，敷和於下。州之罷人，去亂即治，變呻為謠，若痿而起，若朦而瞭，騰踴相視，歡愛克順。既底於理，公乃考民風，披地圖，得是祠。駭曰：「象之道，以為子則傲，以為弟則賊，君有鼻而天子之吏實理。以惡德專世祀，殆非化吾人之意哉！」命亟去之。於是撤其屋，墟其地，沉其主於江。公又懼楚俗之尚鬼而難諭也，乃遍告於人曰：「吾聞‘鬼神不歆非類’，又曰‘淫祀無福’。凡天子命刺史於下，非以專土疆、督貨賄而已也。蓋將教孝弟，去奇邪，俾斯人敦忠睦友，祗肅信讓，以順於道。吾之斥是祠也，以明教也。苟離於正，雖千載之違，吾得而更之，況今茲乎？苟有不善，雖異代之鬼，吾得而攘之，況斯人乎？」州民既諭，相與歌曰；「我有苟老，公燠其肌。我有病癃，公起其羸。髫童之詈，公實智之。鰥孤孔艱，公實遂之。孰尊惡德？遠矣自古。孰羨淫昏？俾我斯瞽。千歲之冥，公辟其戶。我子洎孫，延世有慕。」

宗元時謫永州，邇公之邦。聞其歌詩，以為古道罕用，賴公而存，斥一祠而二教興焉。明罰行於鬼神，愷悌達於蠻夷，不惟禁淫祀，黜非類而已。願為記以刻山石，俾知教之首。

永州龍興寺息壤記

永州龍興寺東北陬有堂，堂之地隆然負磚甓而起者，廣四步，高一尺五寸。始之為堂也，夷之而又高，凡持插者盡死。永州居楚越間，其人鬼且譏。由是寺之人皆神之，人莫敢夷。《史記·天官書》及漢誌有地長之占，而亡其說。甘茂盟息壤，蓋其地有是類也。昔之異書，有記洪水滔天，鯀竊帝之息壤以湮洪水，帝乃令祝融殺鯀於羽郊，其言不經見。今是土也，夷之者不幸而死，豈帝之所愛耶？南方多疫，勞者先死，則彼持鍤者，其死於勞且疫也，土烏能神？予恐學者之至於斯，征是言而唯異書之信，故記於堂上。

永州龍興寺東丘記

遊之適大率有二：曠如也，奧如也，如斯而已。其地之陵阻峭，出幽鬱，寥廓悠長，則於曠宜；抵丘垤，伏灌莽，迫遽回合，則於奧宜。因其曠，雖增以崇台延閣，回環日星，臨瞰風雨，不可病其敞也；因其奧，雖增以茂樹叢石，穹若洞穀，蓊若林麓，不可病其邃也。今所謂東丘者，奧之宜者也。其始龕之外棄地，予得而合焉，以屬於堂之壯陲。凡坳窪低岸之狀，無廢其故。屏以密竹，聯以曲梁。桂檜鬆杉楩楠之植，幾三百本，嘉卉美石，又經緯之。俛入綠縟，幽蔭薈蔚。步武錯遷，不知所出。溫風不爍，清氣自至。水亭狹室，曲有奧趣。然而至焉者，往往以邃為病。

噫！龍興，水之佳寺也。登高殿可以望南極，辟大門可以瞰湘流，若是其曠也。而於是小丘，又將披而攘之。則吾所謂遊有二者，無乃闕焉而喪其地之宜乎？丘之幽幽，可以處休。丘之窅窅，可以觀妙。溽暑遁去，茲丘之下。太和不遷，茲丘之巔。奧乎茲丘，孰從我遊？予無召公之德，懼翦伐之及也，故書以祈後君子。

永州法華寺新作西亭記

法華寺居永州，地最高。有僧曰覺照，照居寺西廡下。廡之外有大竹數萬，又其外山形下絕。然而薪蒸篠蕩，蒙雜擁蔽，吾意伐而除之，必將有見焉。照謂予曰：「是其下有陂池芙蕖，申以湘水之流，眾山之會，果去是，其見遠矣。」遂命仆人持刀斧，群而翦焉。叢莽下頹，萬類皆出，曠焉茫焉，天為之益高，地為之加辟，丘陵山谷之峻，江湖池澤之大，鹹若有增廣之者。夫其地之奇，必以遺乎後，不可曠也。予時謫為州司馬，官外乎常員，而心得無事。乃取官之祿秩以為其亭，其高且廣，蓋方丈者二焉。或異照之居於斯，而不蚤為是也。餘謂昔之上人者，不起宴坐，足以觀於空色之實，而遊乎物之終始。其照也逾寂，其覺也逾有，然則向之礙之者為果礙耶？今之辟之者為果辟耶？

彼所謂覺而照者，吾詎知其不由是道也？豈若吾族之挈挈於通塞有無之方以自狹耶？或曰：然則宜書之。乃書於石。

永州龍興寺西軒記

永貞年，予名在黨人，不容於尚書省。出為邵州，道貶永州司馬。至則無以為居居龍興寺西序之下。予知釋氏之道且久，固所願也。然予所庇之屋甚隱蔽，其戶北向，居昧昧也。寺之居，於是州為高。西序之西，屬當大江之流；江之外，山谷林麓甚眾。於是鑿西墉以為戶，戶之外為軒，以臨群木之杪，無所不矚焉。不徙席，不運幾，而得大觀。夫室，向者之室也；席與幾，向者之處也。向也昧而今也顯，豈異物耶？因悟夫佛之道，可以轉惑見為真智，即群迷為正覺，舍大暗為光明。夫性豈異物耶？孰能為予鑿大昏之墉，辟靈照之戶，廣應物之軒者，吾將與為徒。遂書為二：其一誌諸戶外，其一以貽巽上人焉。

柳州復大雲寺記

越人信祥而易殺，傲化而偭仁。病且憂，則聚巫師，用雞卜。始則殺小牲，不可，則殺中牲，又不可，則殺大牲，而又不可，則訣親戚，傷死事，曰：「神不置我，已矣！」因不食，蔽麵而死。以故戶易耗，田易荒，而畜字不孳。董之禮則頑，束之刑則逃，唯浮屠事神而語大，可因而入焉，有以佐教化。

柳州始以邦命置四寺，其三在水北，而大雲寺在水南。水北環治城六百室，水南三百室。俄而水南火。大雲寺焚而不復且百年。三百室之人失其所依歸，復立神而殺焉。元和十年，刺史柳宗元始至，逐神於隱遠而取其他。其傍有小僧舍，辟之廣大，逵達橫術，北屬之江。告於大府，取寺之故名，作大門，以字揭之。立東西序，崇佛廟，為學者居。會其徒而委之食，使擊磬鼓鍾，以嚴其道而傳其言。而人始復去鬼息殺，而務趣於仁愛。病且憂，其有告焉而順之，庶乎教夷之宜也。凡立屋大小若干楹，凡辟地南北東西若干畝，凡樹木若干本，竹三萬竿，圃百畦，田若干塍。治事僧曰退思、曰令寰、曰道堅。後二年十月某日，寺皆復就。

永州龍興寺修淨土院記

中國之西數萬里，有國曰身毒，釋迦牟尼如來示現之地。彼佛言曰：「西方過十萬億佛

土，有世界曰極樂，佛號無量壽如來。其國無有三惡八難，眾寶以為飾；其人無有十纏九惱，群聖以為友。有能誠心大願歸心是土者，苟念力具足，則往生彼國，然後出三界之外。其於佛道無退轉者，其言無所欺也。」晉時廬山遠法師作《念佛三昧詠》，大勸於時。其後天台顗大師著《釋淨土十疑論》宏宣其教，周密微妙，迷者鹹賴焉，蓋其留異跡而去者甚眾。

永州龍興寺，前刺史李承至及僧法林，置淨土堂於寺之東偏，常奉斯事。逮今餘二十年，廉隅毀頓，圖像崩墜。會巽上人居其宇下，始復理焉。上人者，修最上乘，解第一義。無體空折色之跡，而造乎真源，通假有借無之名，而入於實相。境與智合，事與理並。放雖往生之因，亦相不舍。誓葺茲宇，以開後學。有信士圖為佛像，法相甚具焉。今刺史馮公作大門以表其位，予遂周延四阿，環以廊廡，繪二大士之像，繪增蓋幢幡，以成就之。嗚呼！有能求無生之生者，知舟筏之存乎是。遂以《天台十疑論》書於牆宇，使觀者起信焉。

永州鐵爐步誌

江之浒，凡舟可縻而上下者曰步。永州北郭有步，曰鐵爐步。予乘舟來，居九年，往來求其所以為鐵爐者無有。問之，人曰：「蓋嚮有鍛者居，其人去而爐毀者不知年矣，獨有其號冒而存。」

予曰：「嘻！世固有事去名存而冒焉若是耶？」步之人曰：「子何獨怪是？今世有負其姓而立於天下者，曰：「吾門大，他不我敵也。」問其位與德，曰： 「久矣其先也。」然而彼猶曰「我大」，世亦曰「某氏大」。其冒於號有以異於茲步者乎？向使有聞茲步之號，而不足釜錡、錢鎛、刀鈇者，懷價而來，能有得其欲乎？則求位與德於彼，其不可得亦猶是也。位存焉而德無有，猶不足以大其門，然且樂為之下。子胡不怪彼而獨怪於是？大者桀冒禹，紂冒湯，幽厲冒文武，以傲天下。由不推知其本而姑大其故號，以至於敗，為世笑僇，斯可以甚懼。若求茲步之實，而不得釜錡、錢鎛、刀鈇者，則去而之他，又何害乎？子之驚於是，末矣。」

予以為古有太史，現民風，采民言。若是者，則有得矣。嘉其言可采，書以為誌。

遊黃溪記

北之晉，西適幽，東極吳，南至楚越之交，其間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數，永最善。環永之治百里，北至於浯溪，西至於湘之源，南至於瀧泉，東至於黃溪東屯，其間名山水而村者以百數，黃溪最善。

黃溪距州治七十里，由東屯南行六百步，至黃神祠。祠之上，兩山牆立，如丹碧之華葉駢植，與山升降。其缺者為崖峭岩窟，水之中，皆小石平布。黃神之上，揭水八十步，至初潭，最奇麗，殆不可狀。其略若剖大甕，側立千尺，溪水積焉。黛蓄膏渟，來若白虹，沉沉無聲，有魚數百尾，方來會石下。南去又行百步，至第二潭。石皆巍然，臨峻流，若頦頷齗齶。其下大石離列，可坐飲食。有鳥赤首烏翼，大如鵠，方東向立。自是又南數里，地皆一狀，樹益壯，石益瘦，水鳴皆鏘然。又南一里，至大冥之川，山舒水緩，有土田。始黃神為人時，居其地。

傳者曰：「黃神王姓，莽之世也。莽既死，神更號黃氏，逃來，擇其深峭者潛焉。」始莽嘗曰：「予黃虞之後也」，故號其女曰黃皇室主。黃與王聲相邇，而又有本，其所以傳言者益驗。神既居是，民咸安焉。以為有道，死乃俎豆之，為立祠。後稍徙近乎民，今祠在山陰溪水上。元和八年五月十六日，既歸為記，以啟後之好遊者。

始得西山宴遊記

自余為僇人，居是州，恆惴慄。其隿一作「隙」也，則施施而行，漫漫而游一作「遊」。日與其徒上高山，入深林，窮迴谿一作「溪」，幽泉怪石，無遠不到。到則披草而坐，傾壺而醉，醉則更相枕以臥。臥而夢，意有所極，夢亦同趣。覺而起，起而歸，以為凡是州之山水一作「山」有異態者，皆我有也，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。

今年九月二十八日，因坐法華西亭，望西山，始指異之。遂命僕人過湘江，緣染一作「冉」溪，斫榛莽，焚茅茷，窮山之高而止。攀援而登，箕踞而遨，則凡數州之土壤，皆在衽一作「衽」席之下。其高下之勢，岈然窪一作「洼」然，若垤若穴，尺寸千里。攢蹙累積，莫得遯隱。縈青繚白，外與天際，四望如一。然後知是山之特立一作「出」，不與培塿為類。悠悠乎與顥氣俱，而莫得其涯，洋洋乎與造物者遊，而不知其所窮。引觴滿酌，頹然就醉，不知日之入。蒼然暮色，自遠而至，至無所見，而猶不欲歸。心凝形釋，與萬化冥合。然後知吾嚮之未始游一作「遊」，游一作「遊」於是乎始。故為之文以志。是歲，元和四年也。

鈷鉧潭記

鈷鉧潭在西山西，其始蓋冉水自南奔注，抵山石，屈折東流，其顛委勢峻，盪擊益暴，齧其涯，故旁廣而中深，畢至石乃止。流沫成輪，然後徐行，其清而平者且十畝餘，有樹環焉，有泉懸焉。

其上有居者，以予之亟遊也，一旦款門來告曰：「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，既芟山而更居，願以潭上田貿財以緩禍。」予樂而如其言。則崇其台，延其檻，行其泉於高者而墜之潭，有聲潀然。尤與中秋觀月為宜，於以見天之高，氣之迥。

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，非茲潭也歟？

鈷鉧潭西小丘記

得西山後八日，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，又得鈷鉧潭。西二十五步，當湍而浚者為魚梁。梁之上有丘焉，生竹樹。其石之突怒偃蹇，負土而出，爭為奇狀者，殆不可數：其嶔然相累而下者，若牛馬之飲於溪；其衝然角列而上者，若熊羆之登於山。

丘之小不能一畝，可以籠而有之。問其主，曰：「唐氏之棄地，貨而不售。」問其價，曰：「止四百。」予憐而售之。李深源、元克己時同遊，皆大喜，出自意外。即更取器用，剷刈穢草，伐去惡木，烈火而焚之。嘉木立，美竹露，奇石顯。由其中以望，則山之高，雲之浮，溪之流，鳥獸之遨遊，舉熙熙然回巧獻技，以效茲丘之下。枕席而臥，則清泠之狀與目謀，潾潾之聲與耳謀，悠然而虛者與神謀，淵然而靜者與心謀。不匝旬而得異地者二，雖古好事之士，或未能至焉。

噫！以茲丘之勝，致之灃鎬鄠杜，則貴遊之士爭買者，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。今棄是州也，農夫漁父，過而陋之。價四百，連歲不能售。而我與深源、克己獨喜得之，是其果有遭乎？書於石，所以賀茲丘之遭也。

至小丘西小石潭記

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，隔篁竹，聞水聲，如鳴珮環，心樂之。伐竹取道，下見小潭，水尤清冽[1]。全石以為底，近岸，卷石底以出，為坻，為嶼，為嵁，為巖。青樹翠蔓，蒙

絡搖綴，參差披拂。

潭中魚可百許頭，皆若空游無所依。日光下澈[2]，影布石上，佁然不動；俶爾遠逝，往來翕忽，似與游者相樂。

潭西南而望，斗折蛇行，明滅可見。其岸勢犬牙差互，不可知其源。

坐潭上，四面竹樹環合，寂寥無人，淒神寒骨，悄愴幽邃。以其境過清，不可久居，乃記之而去。

同游者：吳武陵，龔古，余弟宗玄。隸而從者，崔氏二小生：曰恕己，曰奉壹[3]。

袁家渴記

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，山水之可取者五，莫若鈷鉧潭。由溪口而西陸行，可取者八九，莫若西山。由朝陽岩東南水行至蕪江，可取者三，莫若袁家渴。皆永中幽麗處也。楚越之間方言，謂水之反流者為「渴」。音若「衣褐」之「褐」。渴上與南館高嶂合，下與百家瀨合。其中重洲小溪，澄潭淺渚，間廁曲折，平者深黑，峻者沸白。舟行若窮，忽又無際。有小山出水中，山皆美石，上生青叢，冬夏常蔚然。其旁多岩洞，其下多白礫，其樹多楓楠石楠楩櫧樟柚，草則蘭芷。又有異卉，類合歡而蔓生，轇轕水石。每風自四山而下，振動大木，掩苒眾草，紛紅駭綠，蓊勃香氣，衝濤旋瀨，退貯溪谷，搖揚葳蕤，與時推移。其大都如此，余無以窮其狀。永之人未嘗遊焉，予得之，不敢專也，出而傳於世。其地世主袁氏，故以名焉。

石渠記

自渴西南行，不能百步，得石渠，民橋其上。有泉幽幽然，其鳴乍大乍細。渠之廣或咫尺或倍尺，其長可十許步。其流抵大石，伏出其下。逾石而往，有石泓，昌蒲被之，青蘚環周。又折西行，旁陷岩石下，北墮小潭。潭幅員減百尺，清深多鯈魚。又北曲行紆餘，睨若無窮，然卒入於渴。其側皆詭石怪木，奇卉美箭，可列坐而休焉。風搖其巔，韻動崖谷。視之既靜，其聽始遠。予從州牧得之，攬去翳朽，決疏土石，既崇而焚，既醧而盈。惜其未始有傳焉者，故累記其所屬，遺之其人，書之其陽，俾後好事者求之得以易。元和七年正月八日，鐲渠至大石。十月十九日，逾石得石泓小潭。渠之美於是始

窮也。

石澗記

石渠之事既窮，上由橋西北，下土山之陰，民又橋焉。其水之大，倍石渠三之一。亙石為底，達於兩涯。若床若堂，若陳筵席，若限閾奥。水平布其上，流若織文，響若操琴。揭跣而往，折竹掃陳葉，排腐木，可羅胡床十八九居之。交絡之流，觸激之音，皆在牀下；翠羽之木，龍鱗之石，均蔭其上。古之人其有樂乎此耶？後之來者有能追予之踐履耶？得意之日，與石渠同。由渴而來者，先石渠，後石澗；由百家瀨上而來者，先石澗，後石渠。澗之可窮者，皆出石城村東南，其間可樂者數焉。其上深山幽林，逾峭險，道狹不可窮也。

小石城山記

自西山道口徑北，逾黃茅嶺而下，有二道：其一西出，尋之無所得；其一少北而東，不過四十丈，土斷而川分，有積石橫當其垠。其上為睥睨梁欐之形，其旁出堡塢，有若門焉。窺之正黑，投以小石，洞然有水聲，其響之激越，良久乃已。環之可上，望甚遠，無土壤，而生嘉樹美箭，益奇而堅，其疏數偃仰，類智者所施設也。噫！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。及是愈以為誠有。又怪其不為之中州，而列是夷狄，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，是固一作「故」勞而無用，神者儻不宜如是，則其果無乎？或曰：「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。」或曰：「其氣之靈不為偉人，而獨為是物，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。」是二者，予未信之。

柳州東亭記

出州南譙門，左行二十六步，有棄地在道南。南值江，西際垂楊傳置，東曰東館。其內草木猥奥，有崖谷傾亞缺記。豕得以爲囿，蛇得以爲藪，人莫能居。至是始命披制蠲疏，樹以竹箭松楔桂檜柏杉。易爲堂亭，峭爲杠梁。下上徊翔，前出兩翼。憑空拒江，江化爲湖。衆山橫環，寮闊瀴灣。當邑居之劇，而忘乎人間，斯亦奇矣。乃取館之北宇，右闢之，以爲夕室；取傳置之東宇，左闢之，以爲朝室；又北闢之，以爲陰室；作屬於北墉下，以爲陽室；作斯亭於中，以爲中室。朝室以夕居之，夕室以朝居之，中室日中而居之，陰室以違溫風焉，陽室以違淒風焉。若無寒暑也，則朝夕復其號。既成，作石於中室，書以告後之人，庶勿壞。元和十二年九月某日，柳宗元記。

柳州山水近治可遊者記

古之州治，在薄水南山石間。今徙在水北，直平四十里，南北東西皆水彙。

北有雙山，夾道嶄然，日背石山。有支川，東流入於潯水。潯水因是北而東，盡大壁下。其壁曰龍壁。其下多秀石，可硯。

南絕水，有山無麓，廣百尋，高五丈，下上若一，曰甑山。山之南，皆大山，多奇。又南且西曰駕鶴山，壯聳環立，古州治負焉。有泉在坎下，恒盈而不流。南有山，正方而崇，類屏者，曰屏山。其西曰姥山，皆獨立不倚。北流潯水瀨下。

又西曰仙奕之山。山之西可上，其上有穴，穴有屏，有室，有宇。其守下有流石成形，如肺肝，如茄房，或積於下，如人，如禽，如器物，甚眾。東西九十尺，南北少半。東登入小穴，常有四尺，則廓然甚大。無竅，正黑，燭之，高僅見其宇，皆流石怪狀。由屏商室中入小穴，倍常而上，始黑，已而大明，為上室。由上室而上，有穴，北出之，乃臨大野，飛鳥皆視其背。其始登者，得石杆子上，黑肌而赤脈，十有八道，可奕，故以雲。其山多樫，多櫧，多筜篁之竹，多橐吾。其鳥多秣秣歸。

石魚之山，全石，無大草木，山小而高，其形如立魚，尤多秣歸。西有穴，類仙奕。入其穴，東出，其西北靈泉在東趾下，有麓環之。泉大類轂，雷鳴，西奔二十尺，有洄，在石澗，因伏無所見，多綠青之魚及石鯽，多鯈。

雷山，兩崖皆東西，雷水出焉。蓄崖中曰雷塘，能出雲氣，作雷雨，變見有光。禱用俎魚、豆鼢、修形、糈稌、酒陰，虔則應。在立魚南，其間多美山，無名而深。峨山在野中，無麓，峨水出焉，東流入於潯水。

韋夫人墳記

韋夫人終成都，殯萬年，遷柩渭南，祔而不合，大葬未利，以俟禮也。其族係如某人之誌，堋用元和十四年月日，子某為石刻而納諸擴。

下殤女子墓磚記

下殤女子生長安善和里，其始名和娘。既得病，乃曰：「佛，我依也，願以為役。」更名佛婢。既病，求去髮為尼，號之為初心。元和五年四月三日，死永州，凡十歲。其母微也，故為父子晚。性柔惠，類可以為成人者，然卒夭。斂以〈（一作用）〉緇褐，銘用磚甓，葬零陵東郭門外第二崗之西隅。銘曰：

孰致也而生？孰召也而死？焉從而來？焉往而止？魂氣無不之也，骨肉歸復於此。

小侄女墓磚記

字為雅，氏為柳。生甲申，死己丑。日十二，月在九。是日葬，東崗首。生而惠，命則夭。始也無，今何有。質之微，當速朽。銘茲瓦，期永久。

此唐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

↑ 也有版本作“冽”。

↑ 也有版本作“徹”。

↑ 本字不能写作“一”。